

滄桑片羽

綠原 著

大家文库

滄桑片羽

绿原 著
董宇文 编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桑片羽 / 绿原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3. 1

(大家文库)

ISBN 978-7-5436-9080-6

I. ①沧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9011号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沧桑片羽 (大家文库) |
| 著 者 | 绿 原 |
| 编 者 | 董宁文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 |
| 本社网址 | http: //www.qdpub.com |
| 邮购电话 | 13335059110 (0532) 85814750 (兼传真) 68068026 |
| 责任编辑 | 赵文生 |
| 特约编辑 | 贺中原 刘 青 |
| 装帧设计 | 乔 峰 祝玉华 |
| 制 版 |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32 开 (850 mm × 1168 mm) |
| 印 张 | 10 |
| 字 数 | 280 千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36-9080-6 |
| 定 价 | 35.00 元 |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**4006532017 0532-68068670**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 (0532) 68068670

目 录

◎我和我家

天老爷的厌弃 · 003

和父亲一起背诗 · 006

跟母亲学山歌 · 009

中秋的记忆 · 014

幸运的四姐 · 015

《诗垦地》的朋友 · 018

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五年 · 025

回忆解放那天 · 028

武汉，哦故乡 · 034

我怎么学的德语 · 037

我的这个名字 · 045

我家的“空中花园” · 058

书累记 · 061

老伴，我的感激！ · 072

◎难忘师友

忆梁宗岱先生 · 101

记杨刚 · 106

漫忆楼适夷 · 112

——为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而写

蒋路风范二三事 · 122

我的许觉民印象 · 130

周绍良片段 · 135

为抗战流过血的阿垅 · 139

梅花香自苦寒来 · 142

——祝贺《梅志文集》的出版

率直、纯真的冯白鲁 · 145

曾卓——“最幸福的人” · 149

萌萌和她的父亲 · 157

老友袁伯康 · 162

——《远去的岁月》小序

狱友严望 · 165

我记得的路翎 · 167

——为他逝世十周年而写

◎谈诗说译

读微型诗话 · 189

诗惑 · 199

——关于诗的十个“二律背反”及我的答卷

关于《西德拾穗录》 · 220

我的两首动物诗 · 224

吉狄马加：一个真正的诗人 · 227

炽热，纯青，肃穆，高洁 · 231

——读雪峰

“要孤心作战，以血为书” · 239

——读《阿垅诗文集》的新体诗

浅说美国现代诗 · 254

里尔克以后 · 258

夜里猫都是灰的吗 · 271

——对译诗的几点浅见

《绿原文集》出版座谈会作者致辞 · 283

中坤国际诗歌奖获奖答词 · 285

答《中国艺术报》问 · 288

	《第一财经时报》访谈 · 293
	中坤报记者采访 · 300
	小议《斯特林堡文集》五卷 · 306
	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再版说明 · 309

==
我和我家
==

天老爷的厌弃

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(或者说民国十一年阴历九月二十日辰时),我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东乡渣湖梢刘家湾中段一家民房里。像一切婴儿一样,我出世的当儿,对我周围的大小世界无知无识,只会凭本能躺在妈妈怀里酣睡,或哭闹。我想,我的亲人们,包括妈妈、爸爸、姐姐们,一定对我讲过不少话,可我一句也听不懂,就是听得懂,也回答不了他们,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语言。等到一岁以后,妈妈教给我一点简单话语,我才开始同他们对话。从此逐渐知道,除了妈妈和爸爸,我还有四个姐姐,和一个哥哥,他们都比我大,而且有的大很多很多,我最小,所以深受父母喜爱。但是,对于亲身经历的往事,我开始留存记忆,却是很晚的事情。

略大一点,听妈妈说,我是几次大难不死的伢崽。在我出世之前,妈妈连生了四个女孩,虽然大哥是儿子,但单传在旧时代

总让做父母的不放心。三姐降生时,乳名叫“带弟”,结果弟弟没带来,带来的还是一个妹妹——我的四姐。挑着担子来看小孙子出生的祖父,听说生的还是个“丫头”,一句话没说,转身就走了。妈妈尽管无辜,却感觉羞愧痛苦,她可能以为自己天生就是生女儿的命。到我快出世了,她断定还会是个女儿,便下了一个可怕的决心。在我出生那天,她没有通知任何亲友,只把尚未成年的大姐留在身边,叫她把房门关上,再打一盆水端到床边来。当她咬着牙,悄悄地把生我下后,看也不看,就把这个“女性”血泡提起,扔进了床边的水盆里。可能是我命不该绝,父亲的嫂子——我的伯母这时冲进了我家,把门着的房门拍得山响,大姐只好把门打开,伯母进房后,从水盆里把那血泡一把捞起,朝屁股猛拍了几下,随着“哇”的一声,我开始了人生的旅程。伯母大声嚷道:“造孽! 造孽! 是个儿呢!”妈妈却已听不见了,她已昏厥在床上……日后,妈妈常常将这段故事讲给我听,讲完还笑着告诉我:“要不是天老爷厌弃你,怎么会让你活得到今天?”想来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“灾难”吧。

第二次灾难未隔很久。生我时妈妈已经四十岁,没有母乳喂我,就为我请来了一位奶妈。这是一位邻村少妇,还不太会带孩子,自己的第一胎刚养就丢了。当时她的乳汁很丰富,足够用来喂养我。据姐姐们后来说,这位奶妈的乳房有半个足球那么大,似乎对我也构成了一种威胁。一天,她坐在天井里,一面喂着奶,一面同人说笑着,说笑中完全忘记了怀中婴儿的吮吸,她的大乳房整个地堵住了我的鼻孔和嘴巴,使我的脸憋得发紫了。这时我妈走了过来,不安地问道:“孩子怎么没有响

动？”再走近一看，她忽然大叫起来：“不得了！不得了！孩子没气了！”妈妈急忙把我从奶妈怀里抢出来，又拍又摇又哭又叫，我终于“哇”的一声，又回到了人间。从此我开始学喝米汤过日子。……日后，妈妈也常常给我讲这段故事，讲完了又补上一句：“你的命也真贱，死两次都没死成！”说时，她脸上又荡漾起一层笑意。

以上两次经历，我没有任何记忆，都是妈妈讲给我听的，而第三次灾难，我自己却留有印象，始终也没有忘却。那是五岁左右，一个夏夜，洗完澡，妈妈和我坐在场院里乘凉，好像讲着故事，讲着讲着，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等我慢慢地醒转过来，听见人声鼎沸，睁开眼睛，看见一大屋子人围着我和妈妈，妈妈坐在堂屋的油灯下，正抱着我痛哭，我看见白壁上晃动着一些巨大的可怖的阴影，吓得忙叫了一声“妈！”只听见众人乱哄哄嚷道：“活转来了！活转来了！”……

从这时起，一个怪病在我身上生了根：往往玩得好好的，忽然一下子昏倒在地，大约一两分钟，等血流回了脑部，人才慢慢醒转过来。这怪病差不多每隔四五年会犯一次，每次都是经过一阵不可名状的预感，便突然丧失意识，倒在当时所在的任何地方。或者操场上，或者厕所里，或者马路边，或者书店门口，或者办公桌旁，或者单身囚室，或者牛棚的劳动场所……奇怪的是，除第一次外，以后从来没有一次犯病发生在自己家里。每当我灵魂出窍时，总是自己慢悠悠地醒转过来，不声不响地站起身，继续做原本该做的事。这个怪病延续到八十年代后，基本上没再犯了。

和父亲一起背诗

我很早就成了孤儿。父亲去世时，我还不满四岁，我对他的记忆一直非常模糊。我出生后，他是不是在家，我当然记不得，也没有听妈妈说过。绞尽脑汁去回忆父亲，只隐约有那么两件事。

头一件是一件“有偿劳动”，就是我给他捶腿，他为我的这点劳动，总要给一点儿报偿。他晚年常躺着嚷腿痛，我是他的小儿子，就叫我给他捶捶，捶完了一面说“真舒服，真舒服！”一面便把他抽烟少不了的云片糕拿出来，慷慨地分一点儿给我吃。而且，事先讲好了：捶一下给一片；于是我越捶越带劲，往往捶一回，可以分到一二十片。因此，我很高兴，父亲也很高兴，连叫：“好儿子，好儿子！”

另一件就跟诗有点关系了。老家堂屋里挂着不少对联，其中有一副字很少，父亲每天都要驮着我，到它面前指着字，一个

个地教我念。念着念着念熟了，他就开始来考我，可不是像后来私塾老师那样，考得不及格要打手板，而是考得很有趣，简直是一场游戏。他管这场游戏叫“互相帮助”：他驮着我，从那副对联走开去，先念出一个字，要我接着念下一个字，于是他又接着念，一直把两联都念完，然后哈哈大笑，把我放下来。这时，妈妈就来牵我去吃饭了。

我至今仿佛记得，父亲先念“读”，我接着念“书”；他又念“破”，我就念“万”；他再念“卷”，我马上跟着念下联的第一个字“落”；两人又一人一个字：“笔”字下面跟“超”字，“群”字下面跟“英”字，于是像比赛一样地把这副对联背完了。直到父亲死了多少年，我已认识不少字，才知道“读书破万卷”和“落笔超群英”是两个集句，当时他教我读这两句，也许是对我的过高期许吧。

此外，还隐约记得，我学会数数不久，父亲教过我一位无名氏的无题诗，与数字有关，很好记：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如果这也算是诗，那么它就是我读到的第一首诗了。

我日后欢喜诗，并且写起诗来，不知跟我的父亲有没有关系，要有又是什么关系。那时我毕竟太小了，后来连父亲的音容都已记不清了，只留下两点他去世时刻的印象。一点是他躺在地铺上，妈妈在旁边哭泣，大概是他病重了（记得他吐了许多血），才把他从床上移下来，多年后我才想到，这就是古人所谓的“易箦”吧。另一点是我白帽，白鞋，一身白麻布长袍，手里拿着一面画上古怪图案的小纸幡，由一位年长的堂兄抱

着,走在前面,后面是父亲的棺材和哀哭的妈妈,一齐向村南头的田野走去。

以后,从大人口里才知道,父亲刻过竹篁,当过照相师。小时在老家的阁楼上,我发现过他的许多竹篁雕刻品,有字,有画,跟后来流行的木刻、剪纸一样,堪称艺术制品;同时,还发现有红脸人像的玻璃版,显然这是胶卷问世以前的那个时代,他为顾客照相的底片了。对于父亲的艺术才能,我惭愧一点也没有继承下来。

跟母亲学山歌

我的母亲不识字，她不能教我念诗。但是，她记得许多山歌，一唱起来，往往比念诗更打动我的心。因此，在父亲去世以后，我还能从她继续获得文化上的哺育。后来我欢喜起诗来，对山歌仍然很留恋，可以说，跟母亲的歌教不是没有关系的。

山歌并不比诗更有艺术性，却往往有诗（不论是古诗还是新诗）所没有的某种魅力。这里所说的“山歌”指我最初在乡村听过、唱过，后来到城市里再不唱了、甚至再也听不见了的儿子。我学到的第一首，至今还记得，是一首浅显得几乎没有什么意思的顺口溜：

月亮走，我也走，
我给月亮提篮。提着篮去送油，
姊妹三个会梳头：

大姐梳的盘龙结，
二姐梳的风冠头，
只有三姐不会梳，
梳个茅包绾绣球。

还记得第二首，或者第N首，是更有趣味的颠倒歌：

倒唱歌，顺唱歌
河里石头滚上坡
先生我，后生哥
爹接妈，我打锣
我打舅舅门前过
舅舅正在摇家婆

此外，还记得几个韵体哑谜，在造型上由于奇妙的夸张，使我获得近乎诗意的满足，至今难忘。例如，

一粒谷，照满屋？——灯。
一粒米，驮不起？——石碾。

.....

可惜妈妈死得也很早，她教我的山歌虽不少，大半给我忘掉了，忘掉了再也补不齐了。后来，无意间我在一本什么书上，发现一些不同版本的颠倒歌，似乎比妈妈唱的那一首更有趣，却不知怎么，虽然每首仍能使我不禁莞尔，我却不再像儿时那样哈哈大笑了。这里顺便抄录当时相当喜爱的两首：

小槐树，结樱桃
杨柳树上长辣椒
吹着鼓，打着号